

詩學常識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詩

學

常

識



詩學常識提要

詩之大源出於三百篇。繼葩經而起者。則有離騷。由騷而變爲樂府。爲古詩。爲律。爲絕。其體製之沿革。變遷之大勢。以及歷代作家之所以稱美處。本書均能扼要敘出。而近代詩學之趨勢亦略及焉。至所採諸家學詩之方法說。亦與文學常識同。

詩學常識 目次

第一章 總說

第一節 詩之意義……………一

第二節 詩之起源……………七

第三節 詩與賦及文之區別……………一二

第四節 詩之種類……………一六

第五節 詩之體例……………一九

第二章 歷代詩學之變遷

第一節 三代之詩學……………三九

第二節 春秋戰國時之詩學……………四六

第三節 兩漢之詩學……………五〇

第四節 魏晉時之詩學……………五九

第五節 南北朝時之詩學……………七一

第六節 隋唐時之詩學……………八二

第七節 宋代之詩學……………一二一

第八節 金元之詩學……………一二二

第九節 明代之詩學……………一二八

第十節 清代之詩學……………一三七

第十一節 近代詩學之趨勢……………一五五

第三章 研究詩學之方法

第一節 研究詩學之要點……………一五八

第二節	作詩之入手法·····	一六〇
第三節	詩之格式·····	一七五
第四節	詩之取材·····	一八三

詩學常識

吳江 徐敬修編著

第一章 總說

第一節 詩之意義

詩，溫柔敦厚，所以言志也。虞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蓋以人之思想，在心則爲志，發言則爲詩；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由此可知人之情志，動乃爲詩；詩者，人類發表真正思想之工具也。

孔子又曰：「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觀，可以興，可以怨，」子夏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子詩傳序曰：「人生而情，天之

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咏歎之餘者，又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曹文植序香山詩選云：「自知詩之根性情，流于感觸，而非可以牽強爲者；而彼尙淺淺焉比擬于字句聲調間也，則曷反之于作詩之初心，其亦有動焉否耶？」袁子才隨園詩話云：「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事，誰爲之格？誰爲之律？而今之談格調者，能出其範圍否？」

總上述各家之說，我人可因以知詩之意義，乃用自然之音響節奏，以表現我人之眞思想，眞精神，脫口而出，自有一種天然之美，所謂「人生之表現」，「德謨克拉西」之文學是也。

抑前人之論詩，又有所謂「六義」焉。「六義」者，「風」「雅」「頌」比「興」「賦」是也。子夏詩序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教，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此言風，雅，頌之義也。（按關雎爲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周頌之始，

故曰「四始」)

若夫「比」「興」「賦」之義，則當時已不可考；故詩正義云：『鄭志張逸問：「何詩近于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時，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逸見風雅有分段，以爲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爲比，全篇爲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于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也。故以興顯比，賦也。若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司馬

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情之發而正者，斯其詩列于風，雅頌，比，賦興固在風，雅，頌中，亦卽謂風，雅，頌出于比，賦，興中也。有比，賦，興則所以宣其情者，無所不盡。」鄭康成六藝論亦謂風，雅，頌有賦，比，興。惟是後世爲詩，遠不及風，雅，頌，而反近于比，興，賦，自屈宋以至于漢，賦體極盛，而五七言詩中，亦具有比，興，賦三義。故後人之論比，興，賦曰：「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此比，興，賦之義也。

其實風，雅，頌三者，乃就詩之性質而言也（風爲閭巷之情詩，雅爲朝廷之樂歌，頌爲宗廟之樂歌。）比，興，賦三者，乃就詩之體製而言也。（比者假物言志，興者託物興辭，賦者陳事直言）孔子敘詩，

僅爲風，雅，頌，而其言曰：「詩可以觀，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所謂觀也，興也，羣也，怨也，卽論比，興，賦之義也。然無論詩之爲何種體製，何種性質，要皆根于心靈之感蕩，表現而出也。

上述詩之六義，其實比，興在當時已無可攷，而賦則不爲當時所重，故至戰國時始別樹一幟，而所謂詩，只有風，雅，頌三者而已。惟三者之中，風則尤爲合於詩之原質；蓋國風之詩，爲國民所歌，尤足以流露真情，而具天然之美，非如大小雅之只及於箇人之善，頌之專以美盛德也。

我今於本節結束之際，再將詩之意義，重言以明之曰：詩者「人生之表現」「德謨克拉西」之文學也；換言之，卽詩于精神方面，事理敘述須真切，而足以表現人類真正之思想，情景須優美，而足以引起人之

同情。于形式方面，聲調宜合自然之節奏，而諧聲韻，文詞之描寫須自然而有情感，又有色彩。故詩在文學中之地位，爲一種有韻之美術文也。

第二節 詩之起原

詩本乎天籟，故民有懽愉悲戚之情，發爲聲音，則自成一種有韻之文辭，所謂歌謠是也。夫歌謠者，詩之濫觴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可知詩之由來，蓋亦久矣。且我國文學之起源，實爲詩歌，故自邃古以至夏商之世，所謂文學，惟詩歌而已。前人攷詩之起原，斷自唐虞，如鄭康成詩譜序云：「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于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

『孔穎達毛詩正義』曰：「上皇謂伏羲，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鄭知於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田漁而食，與物無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爲善則莫知其善，爲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又曰：「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爲辭，則是爲詩之漸，故疑有之也。」按二氏之論，蓋以先有樂而後有詩；然子夏謂「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一則是先有詩而後有樂矣。惟我人按諸原理，詩歌似當在樂器之前，惜乎神農以前，無詩歌可攷，而神農之前，則已有樂器（禮云：女媧之笙簧。）可考矣。

攷遂古之時，所謂詩者，樂，歌而已，然樂歌實爲詩之起原。孝經鉤

命訣謂伏羲樂名立基，一曰扶來，亦曰立本。楚辭註稱伏羲作瑟，造駕辯之曲，隋書樂志有伏羲網罟之歌，以頌開物成務之恩。其後神農氏之樂曰下謀，一曰扶持。（孝經鉤命訣）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立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呂氏春秋）而文心雕龍載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其餘皆有篇名，辭皆不傳。惟伊耆氏蜡辭，則尙可見，其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宅。」蓋讚利用厚生之道也。此外尙有短竹黃歌，或謂此歌乃在黃帝之時，（文心雕龍）或謂上皇之時，莫可得考；其歌云：「蠶竹續竹，飛土逐民。」（肉）至于黃帝，則有雲門之樂，咸池之樂，桐鼓之曲，歸藏曰：「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

登九原以代空桑，黃帝殺之于青丘，作桐歌之曲十章：一曰雷震驚，二曰猛虎駭，三曰鷺鳥擊，四曰龍媒蹀，五曰靈夔吼，六曰鵬鶚爭，七曰壯士奪志，八曰熊羆哮吟，九曰石盪崖，十曰波盪壑。一少皞時有皇娥歌，堯舜之時，人文發達，有韻之文，如路史後紀載帝堯制七絃，徵大唐之歌，而民事得；制咸池之舞，而爲經首之詩，以享上帝，命之曰大咸。帝舜作大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絳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離，鷁鷁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言其和也。列子載堯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問曰：「誰教爾此言？」兒童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帝王世紀載擊壤歌，蓋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于道中。觀者曰：「大哉

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帝舜之時，命夔典樂教胄子，樂律始傳，孔子于帝典錄有虞之歌，且載舜命夔之言曰：「詩言志，歌永言，」是爲詩教之始也。虞書帝胤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隳哉，萬事墮哉。」帝拜曰：「兪！往欽哉。」尸子載帝舜彈五弦之精，以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尚書大傳載舜將禪禹，于是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歌